

##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与《HSK 标准教程》初等量词语法点的对比研究

李修涵

临沂大学文学院

Email: 820468873@qq.com

Received: November 25, 2024; Revised: December 23, 2024; Accepted: December 25, 2024

### 摘要

量词是汉语的一种特殊词类，与其相关的语法点既是国际中文教育中的重点，也是汉语学习者学习的难点。《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采用“四维基准”，对汉语音节、汉字、词汇、语法进行了详细地等级划分。其中，在初等量词语法点的编排方面，它和《HSK 标准教程》存在一定的异同之处。利用对比分析法、统计法，研究《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相对《HSK 标准教程》的初等新增、共有以及删减量词语法点的特点，基于此，探究教材量词语法点编排的滞后性，进而对国际中文量词语法点教学与教材提出一些指导建议，促进国际中文教育量词语法点的教学以及相关教材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HSK 标准教程；初等汉语；量词语法点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LEMENTARY QUANTIFIERS GRAMMAR POINTS IN THE CHINESE PROFICIENCY GRADING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HE HSK STANDARD COURSE**

LI XIUHAN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INYI UNIVERSITY

## **Abstract**

Quantifier is a special part of speech in Chinese, and its related grammatical points are not only the focus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but also the difficulty for Chinese learners to learn. The Chinese Level Grading Standard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dopts the "four-dimensional benchmark" to classify Chinese syllables, Chinese characters, vocabulary and grammar in detail. Among them,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rrangement of grammar points of elementary quantifiers and HSK Standard Course. Using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methods, we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common and deleted quantifier grammar points in the Chinese Level Grading Standard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HSK Standard Course for Elementary Chinese Language, based on which, we investigate the lag in the arrangement of quantifier grammar points in the textbook, and then put forward some guiding suggestions for the teaching of quantifier grammar point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textbook, so as to promote the teaching of quantifier grammar point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s well as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textbook. Based on this, we will explore the lag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book.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Chinese Level Grading Standard; HSK standard course; Elementary Chinese; Grammatical points of quantifiers

引言

中文水平考试（HSK）（下文简称“HSK”）已经历 HSK1.0、HSK2.0 及 HSK3.0 三个阶段。其中，HSK2.0 阶段，《HSK 标准教程》（下文简称“《标准教程》”）是实施考教结合的重要教材，而《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下文简称“等级标准”）是 HSK2.0 至 HSK3.0 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量词作为汉藏语系的词类特色，是汉语词类教学的重难点之一，在《等级标准》中有新的分类与研制方案。”“《等级标准》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量词内部分类细化，新增时量词。其二，分布合理，设计科学，习得顺序与量词难度基本匹配。”（刘永静、胡宪丽，2024）基于此，笔者从初等量词语法点的角度出发，将《标准教程》与《等级标准》对比，藉此发现两者的异同之处以及《标准教程》中存有的滞后问题，并提出一定改进建议。

目前对于国际中文教育量词语法点的研究，多集中于偏误分析、教学研究、习得研究等。对于教材与大纲中量词语法点的分析相对较少，且多作单独研究，如李丽、孙璇（2023）对比《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分析《附录 A（规范性）语法等级大纲》中量词语法点设置的合理性，并提倡新时期汉语教学以此为纲；李琪文（2021）对《发展汉语》和《博雅汉语》中的量词，从选取范围、选取数量、量词释义和语法点编排、练习安排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总结了国际中文教材中量词的编写原则与建议。而对比研究相对较少，如孙璇（2023）对比《体验汉语》与《等级标准》量词及量词语法点的分布情况，对教材的编排提出了一些建议。实际上，将《标准教程》与《等级标准》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相对清晰地展示当前教材在量词语法点上的选取和编排等方面的特点，进而可更好推进国际中文教育教学及教材的发展。

1.初等量词语法点数据统计

当前，HSK 和《等级标准》均分为三等九级，其中一至三级为初等，四至六级为中等，七至九级为高等。

1.1 《标准教程》1-3 册量词语法点

该部分对《标准教程》1-3 册以及《等级标准》一至三级中的量词语法点进行了统计，为本文对比分析奠定数据基础。

表 1.1 《标准教程》1-3 册涉及量词的语法点注释情况

教材	课文	语法点注释
标准教程 1	第 7 课 今天几号	日期的表达（1）：月、日/号、星期 如“9 月 1 号，星期三”等

教材	课文	语法点注释
标准教程 2	第 8 课 我想喝茶	量词“个”“口”的用法 如三个老师、你家有几口人？等 钱数的表达 如一元（块）、一百元（块）等
	第 11 课 现在几点	时间的表达“点”“分” 如五点三十分、下午五点二十五分等
	第 15 课 我是坐飞机来的	日期的表达（2）：年、月、日/号、星期 如“2008 年 8 月 8 号，星期五”等
	第 3 课 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	数量词：一下 如你看一下、我问一下老师等
	第 6 课 你怎么不吃了	量词的重叠 如同学们个个都很高兴等
	第 11 课 他比我大三岁	“比”字句（1） 如哥哥比姐姐高、西瓜比苹果贵两块钱等
标准教程 3	第 14 课 你看过那个电影吗	动量补语“次” 如我们看过三次电影、他们来过一次中国等
	第 3 课 桌子上放着很多饮料	存在的表达：Location Word+V 着+Numeral+Measure Word+N 如桌子上放着一杯咖啡等
	第 7 课 我跟她都认识五年了	时段的表达 如她工作了三年、我学习了一年汉语了等
	第 10 课 数学比历史难多了	“半”“刻”“差”表示时间时的用法 如一点半、十二点一刻、差五分十二点等 比较句 2：A 比 B+Adj+一点儿/一些/得多/多了 如大山比大卫矮一点儿、我今天起得比昨天晚一些等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 1.2 《等级标准》一至三级量词语法点

《等级标准》包含音节表、汉字表、词汇表、附录 A（规范性）语法等级大纲（下文简称“附录语法”）等部分。“《附录 A（规范性）语法等级大纲》共有 572 个核心语法点，其中，初等共有 210 个语法点，包括一级 48 个，二级 81 个，三

级 81 个；中等共有 214 个语法点，包括四级 76 个，五级 71 个，六级 67 个；高等共有 148 个语法点，包括七、八、九三个等级，统合在一起，不再进行细致区分。”（王鸿滨，2021）笔者对《附录语法》一至三级中的量词语法点进行了统计。

表 1.2 《附录语法》一至三级词类项目涉及量词

语法等级	量词类别	具体量词
一级	名量词	杯、本、个、家、间、口、块、页
	名量词	层、封、件、条、位
二级	动量词	遍、次、场、回、下
	时量词	分钟、年、天、周
三级	名量词	把、行、架、群、束、双、台、张、支、只、种
	动量词	顿、口、眼
	量词重叠 (AA)	家家、件件、条条、次次、回回、顿顿、天天、年年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表 1.3 《附录语法》一至三级语法项目涉及量词的语法点（除词类）

语法等级	语法项目（具体类型）	具体语法点
一级	短语（结构类型）	数量短语 如一个、两杯、三本、四包、五块
	句子成分（定语）	数量短语作定语 如她看了两本书。
	特殊表达法（数的表示法）	钱数表示法 如九块三（毛）（9.30 元）、十五块六毛三（分）（15.63 元）等
	特殊表达法（时间表示法）	（1）年、月、日、星期表示法 如 2020 年 12 月 25 日、七月十号、星期一等； （2）钟点表示法 如两点（2:00）、三点零五（分）（3:05）、 五点半（5:30）、差两分八点（7:58）等

语法等级	语法项目（具体类型）	具体语法点
二级	句子成分（谓语）	数量短语作谓语 如这本书二十五块。
	句子成分（补语）	数量补语 1：动词+动量补语 如我去过一次。
	句子成分（补语）	数量补语 2：形容词+数量补语 如我比弟弟大两岁。
	句子的类型（特殊句型）	存现句 1：表示存在 （1）处所+有+数量短语+名词 如房间里有两张桌子。 （2）处所+动词+着（+数量短语）+名词 如桌子上放着一本词典。
	句子的类型（特殊句式）	比较句 2： （1）A 比 B+形容词+数量补语 如姐姐比我大两岁。 （2）A 比 B+更/还+形容词 如他的手机比我的更贵。
三级	短语（结构类型）	数量重叠：数词+量词+数词+量词 如图书馆里放着一排一排的书架。
	句子成分（补语）	数量补语 3（动词+动量补语）：宾语和动量补语共现 如我找了他两次。
	句子成分（补语）	数量补语 4（动词+时量补语）：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 如我学中文学了两年。
	句子成分（补语）	数量补语 5（动词+时量补语）：表示动作结束后到某个时间点的间隔时间 如他们来中国两个月了。
	句子的类型（特殊句型）	比较句 4：A 比 B+多/少/早/晚+动词+数量短语 如我比他多吃了五个饺子。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2.初等量词语法点的对比分析

据上文可知,《标准教程》与《等级标准》在初等量词语法点的选取与编排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笔者将从新增、共有以及删减三个部分对两者进行对比分析。

2.1 新增部分

经对比发现,《等级标准》相对《标准教程》的新增初等量词语法点数量并不多,仅有两点。

表 2.1 《等级标准》相对《标准教程》的新增初等量词语法点

等级	数量	具体语法点
一级	0	
二级	0	
三级	2	数量重叠: 数词+量词+数词+量词
		A 比 B 多/少/早/晚+动词+数量短语

资料来源: 本研究整理

首先,《等级标准》三级量词语法点中新增了“数量重叠: 数词+量词+数词+量词”。数量重叠作不同句子成分时,表达的意义也不相同。当数量重叠作定语时,其表达的意义为“数量多”,如“图书馆里放着一排一排的书架”等;当数量短语作状语时,其表达的意义为按次序的进行,如“把衣服一件一件地递给我”等;当数量短语作主语时,其表达的意义为“每一”,如“我们厂新来了许多小伙子,一个一个都是好样的”等;其次,《等级标准》三级量词语法点中新增了比较句“A 比 B 多/少/早/晚+动词+数量短语”的用法,如“我比他多吃了五个饺子”。相较于“A 比 B+形容词+数量补语”,该用法增加了动词成分。

由此可知,新增初等量词语法点的复杂度有所上升,难度有所提高,反映出当前汉语评判标准对汉语学习者的要求在逐步提高。

2.2 共有部分

在初等阶段,《等级标准》几乎包含了《标准教程》中的所有量词语法点,但是两者在语法点的编排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2.2.1 两者对部分初等量词语法点的划分不同

首先,《等级标准》与《标准教程》对动量补语类别与用法的划分不同。《标准教程》侧重对个别动量补语的详细讲解,例如:《标准教程 2》中讲解了数量词“一下”和动量补语“次”的用法,并没有对该类词进行概括讲解,但是《等级标准》将该类词的用法进行了整体概括描述。由此可知,《等级标准》更侧重于从宏观整体的角度描述语法点,《标准教程》更倾向于从微观部分的角度描述语法点。

与此同时,在《标准教程 2》中,动量补语“次”的用法分为两种,均属于二级语法点。第一种为动量补语“次”放在谓语动词后边,表示动作发生、进行的次数,如“我们看过三次电影、他们坐过一次飞机”等。第二种为加宾语的情况,当宾语是表示地点的名词时,动量补语可以放在宾语前,也可以放在宾语后,如“我



们去过三次北京、我们去过北京三次”等，当宾语是人称代词时，动量补语放在宾语后面，如“我们找过他三次”。这两种用法也代表了该类词的两种用法，如“动词+数量补语”“动词+动量补语（宾语和动量补语共现）”，而《等级标准》根据语法难度，将该类词的两种用法分别划分至不同等级中，其中“动词+数量补语”为二级语法点，“动词+动量补语（宾语和动量补语共现）”为三级语法点。

其次，《等级标准》与《标准教程》对存现句的划分不同。在《等级标准》中，“存现句 1：表示存在”分为两种情况，分别为：“处所+有+数量短语+名词”，如房间里有两张桌子等；“处所+动词+着+（数量短语）+名词”，如桌子上放着一本词典等。其中，第一种情况与“有”字句的用法讲解是重叠的。在《标准教程》中，虽然也讲解了“有”字句表存在的用法，以及“处所+动词+着+数量短语+名词”表存在的用法，但是并没有将二者合并为一个语法点。

### 2.2.2 《等级标准》中部分初等量词语法点发生等级变动

首先，在《标准教程》中，“量词重叠”属于二级语法点，但在《等级标准》中属于三级语法点；其次，在《标准教程》中“动词+动量补语（宾语和动量补语共现）”属于二级语法点，但在《等级标准》中属于三级语法点。

除此之外，两者也存在一些共同点，即对“量词重叠”这一语法点的描述并不全面。《标准教程 2》在具体解释量词的重叠时，给出的例句为：

- (1) 同学们个个都很高兴；
- (2) 这个商店的衣服件件都很漂亮；
- (3) 这个星期（我）天天都吃羊肉。

例（1）至例（3）中的量词重叠均表示“每一”。但是，量词重叠不仅有“每一”的含义，还有“逐一、多”的意思，如：（1）善良的家风代代相传。（“代代”作状语，表示“逐一”）（2）春风阵阵。（“阵阵”作谓语，表示“多”）

同时，《等级标准》所给出的量词重叠所涉及的量词，如“家家、件件、条条、次次、回回、顿顿、天天、年年”，也均表达“每一”的含义，由此可知，在初等阶段，两者对“量词重叠”含义的描述都不够全面。

### 2.2.3 删减部分

在初等量词语法点方面，《等级标准》相对《标准教程》的删减部分较少。经对比，在初等阶段，《等级标准》并没有对《标准教程》中的量词语法点进行删减，更多的是完善与补充。

## 3.对初等量词语法点的教学及教材的建议



基于上文对《等级标准》和《标准教程》初等量词语法点的对比分析，下文将对国际中文教育初等量词语法点的教学及教材编排提出一些建议。

### 3.1 教学

“语言交际环境及交际参与者的心理、语言能力等各有所不同，这就导致具体语境里的句子有可能会呈现出遵循已有的语法规则和违反已有的语法规则两种状态。”（王美雨，2024）中文学习者面对的都是一些动态性的环境，在此环境中使用对他们而言相对困难的事，所以教师需要充分掌握教学内容、选用适配的教学方法等，帮助学生进一步扩充量词的相关知识量，提高学习效率。

#### 3.1.1 教师要注重量词重叠相关语法点的全面讲解与重点讲解

据上文可知，在初等阶段，不管是《标准教程》还是《等级标准》，都缺乏对量词重叠的全面讲解。《标准教程》中只涉及了“AA”式量词重叠，表示“每一”，《等级标准》中虽补充了“一 A 一 A”式数量重叠，但“AA”式量词重叠仍只涉及“每一”的含义。在量词及数量短语重叠中“AA 式”最为常见，其含义多为表“每一”，但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要补充“AA”式量词重叠的其他含义，如：“多”“逐一”，防止学生理解错误，例如：“阵阵春风轻抚我的脸庞。”中“阵阵”表示“多”，若汉语学习者将其理解为“每一”，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逻辑不通。

除此之外，教师要根据量词重叠相关语法点的难度进行重点教学。“在‘AA’式、‘一 AA’式、‘一 A 一 A’式以及‘一 A 又一 A’式四种量词重叠中，‘一 AA’式和‘一 A 一 A’式的偏误率较高，难度较大，是量词和数量短语重叠教学中的一大难点。”（郑欣怡，2020）因此，在初等阶段，教师应增加对“一 A 一 A”式数量短语重叠的关注，对其进行重点教学。

#### 3.1.2 教师可以运用思维导图法帮助学生理解语法点之间的关联

“思维导图”是学者从脑科学领域引入的方法。“思维导图……可以全面调动左脑的逻辑、顺序、条例、文字、数字思维以及右脑的图像、想象、颜色、空间、整体思维，使大脑潜能得到最充分的开发，从而极大地发掘人的记忆、创造、身体、语言、精神、社交等各方面的潜能。”（李满月，2012）“不同语法项目之间有时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金海月、应晨锦，2021）例如：在《等级标准》初等语法点中，存现句有两种情况，分别为：“处所+有+数量短语+名词”，如教室里有一位老师等；“处所+动词+着+（数量短语）+名词”，如讲台上放着一盒粉笔等。由此可知，存现句两种情况的实现离不开“有”表领有的用法以及动态助词“着”的用法。因此，教师可以在适当的节点，用思维导图的

方式，将三者进行关联教学，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各语法点之间的关联，而不是孤立地学习各个语法点。

### 3.2 教材

“教材体现了语言教学最根本的两个方面：教什么和怎么教。教材水平的高低不仅能反映教学理论和教学法研究的深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教与学的效果。”（刘珣，2000）教材不仅是教师选取教学内容和方法的重要参考，还是学生知识获取的重要工具，在教与学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量词语法点编写方面，国际中文教材需进一步完善。

#### 3.2.1 教材应对初等阶段量词重叠语法点进行补充与完善

相比于《标准教程》，《等级标准》增加了数量短语重叠的语法点，即“数词+量词+数词+量词”。后续教材中量词重叠语法点的编写应根据《等级标准》进行补充调整，应将数量短语重叠的不同情况融入教材课文中，并在课文后进行注释，例如：数量短语重叠作定语时，表示数量多；作状语时，表示按次序地进行；作主语时表示“每一”，同时，辅之以例句和练习题，帮助学生理解并区分数量短语重叠后作不同句子成分时的用法，并运用到交际中。

#### 3.2.2 教材可以适当增加思维导图式量词语法板块

据统计数据可知，《等级标准》中的量词语法点具有渐进性的特点，其对语法点的划分比《标准教程》更为细致，合理。例如：在初等阶段，数量补语语法点被分成了五部分，分别是“数量补语 1：动词+数量补语”“数量补语 2：形容词+数量补语”“数量补语 3：动词+动量补语（宾语和动量补语共现）”“数量补语 4：动词+时量补语（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数量补语 5：动词+时量补语（表示动作结束后到某个时间点的间隔时间）”。因此，教材可以根据《等级标准》这一特点，采用思维导图法，在合适的节点将同类量词语法点进行对比与总结。这样既可以调动学生的记忆，也可以帮助学生构建量词语法网络。

## 4. 结语

笔者通过对比《标准教程》1-3 册与《等级标准》一至三级量词语法点的选取与编排，从新增、共有、删减三方面分析两者的异同以及教材存在的滞后性。其中，在初等阶段，《等级标准》新增量词语法点较少，但复杂度有所上升，难度有所提高；其次，在初等阶段，两者部分共有量词语法点的划分不同，并且部分语法点在《等级标准》中发生了等级变动；最后，在初等阶段，《等级标准》相较于《标准教程》而言并没有删减量词语法点。基于三方面的分析，笔者对国际中文量词语法教学与教材编写提出了一些建议，教学方面，教师要注重量词重叠相关语法

点的全面讲解与重点讲解，同时，教师也可以运用思维导图法帮助学生理解语法点之间的关联。另外，教师还要注意在进行量词教学时，应尽可能地将量词置于不同的语境中，因为“具体语境中，在上下文语义充足的情况下，将句子成分置于其非常规的句法位置，不仅不会影响句义的表达，反而会提升句义的表达效果”（王美雨，2024）；教材方面，教材应对初等阶段量词重叠语法点进行补充与完善，并适当增加思维导图式量词语法板块。总体而言，本研究不仅为国际中文教育中量词语法教学提供了实证研究基础，也为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提供了参考建议，有助于优化量词教学和教材编写，提升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 参考文献

- 金海月、应晨锦（2021）。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的语法等级大纲研制原则。《国际汉语教学研究》，（03），12-22。
- Jin, H. Y., & Ying, C. J. (2021). The Development Principle of Grammar Grade Outline for Chinese Proficiency Level Standard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03), 12-22.
- 姜丽萍（2015）。《HSK 标准教程第 1 册》。北京市：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Jiang, L. P. (2015). *HSK Standard Course Book 1*. Beijing.
- 姜丽萍（2015）。《HSK 标准教程第 2 册》。北京市：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Jiang, L. P. (2015). *HSK Standard Course Book 2*. Beijing.
- 姜丽萍（2015）。《HSK 标准教程第 3 册》。北京市：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Jiang, L. P. (2015). *HSK Standard Course Book 3*. Beijing.
- 李丽、孙璇（2023）。《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量词语法点分布探究——以《附录 A(规范性) 语法等级大纲》为考察范围。《现代语文》，（02），80-86。
- Li, L., & Sun, X. (2023). Distribution of Grammatical Points of Quantifiers in Chinese Proficiency Grading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Take Appendix A (Normative) Grammar Level Outline as the Scope of Investigation. *Modern Chinese*, (02), 80-86.
- 李满月（2012）。《思维导图应用于汉语词汇教学》。辽宁大学硕士论文，沈阳市。
- Li, M. Y. (2012). *Mind Mapping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Chinese Vocabulary*. Master's degree Thesi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 李琪文（2022）。《发展汉语》和《博雅汉语》初中级综合教材量词编写比较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济南市。
- Li, Q. W. (2022).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ompilation of Quantifiers in Developing Chinese and Boya Chinese for Junior and Intermediate Level*. Master's degree Thesi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 刘珣（2000）。《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北京市：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Liu, X. (2000).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for Foreigners*. Beijing.
- 刘永静、胡宪丽（2024）。《等级标准》量词语法等级的解读、完善与应用研究。《华文教学与研究》，（02），40-47。
- Liu, Y. J., & Hu, X. L. (2024). On interpretation, improv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lassifier Grammatical Grades in Chinese Proficiency Grading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CSOL Studies*, (02), 40-47.
- 孙璇（2023）。《体验汉语》（泰国版高中 1-4 册）量词编排研究。燕山大学硕士论

文，秦皇岛市。

Sun, X. (2023). *Research on Quantifier Arrangement of “Experiencing Chinese” (Thai Edition High School 1-4 Volumes)*. Master’s degree Thesis,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王鸿滨（2021）。《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中语法等级大纲的研制路径及语法分级资源库的开发。《国际汉语教学研究》，（03），23-36+45。

Wang, H. B. (2021). The Path of the Grammar Grading Outlin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ammar Grading Resource Database of Chinese Proficiency Grading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03), 23-36+45.

王美雨（2024）。《车王府曲本语言研究》。北京市：中国戏剧出版社。

Wang, M. Y. (2024). *Research on the Language of Che Wangfu Quben*. Beijing: China Theatre Publishing House.

郑欣怡（2020）。《对外汉语教材中量词与数量短语重叠的编排及其教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市。

Zheng, X. Y. (2020). *The Arrangement and Teaching Research of Quantifiers and Quantitative Phrases Overlapping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Master’s degree Thesi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